

担当

担当，名普荷，俗姓唐名泰，字大来。生于明万历 21 年（1593），卒于清康熙 22 年（1683）。（根据方树梅《滇贤生卒考》）云南晋宁人。诗、书、画皆善，著有《修园集》、《撇巷草》等诗集。

《国朝画徵续录》卷下说：“年十三，补弟子员。天启元年（1621）以明经入对大廷（《滇南书画录》），尝执贄（从师）于董思白之门。过会稽参云门湛然禅师，回滇未几。顺治元年（1644），闻中原乱，遂薙（同‘剃’）发从无住禅师受戒律，结茅鸡足山。”（《清代画史》）

担当正好处在明末清初之际，眼看明朝将亡，沦为异族统治。后来目睹清王朝的强大，反抗已属不能，于是壮志未酬，愤然薙（同‘剃’）发为僧。结茅鸡足山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颇有民族气节的，一腔悲愤化诸笔墨，便造就了他的艺术性命。在他的诗中就有“欲报朝廷甘自弃，女孩饶有丈夫气；若得挥戈建大功，妾愿居孀尔尽瘁”之句，慷慨激昂。又自题诗云：

大半秋冬识我心，清霜几点是寒林。

荆关下降无踪影，幸有倪存空谷音。

担当山水多写平生游历之名山异景，故能独开生面，不落时蹊。他自喻甚高，他心目中自荆浩、关仝以来，也只有倪瓒一人，借以表现其高风亮节。

担当绘画富于个性和独创。格韵高超。并以造化为师，如他

在书《大痴画诀》卷中所录：“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分外有发生之意，登楼望云深处气韵，看云彩即是山头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画石如云，有关图画者是也。”

担当正是实践了这一正确的创作方法。他的画风荒率纵放，不拘一格，独来独往，天马行空，极少皴法，笔墨概括力极强，以虚代实，常诗云：“老衲笔尖无墨水，要从白处想鸿蒙。”“鸿蒙”是元气未分貌，他下笔以极少水墨，要从空白处画出万物元气未分的境界，他的作品就是客观事物和主观情感交融的感应的产物。如他在《笔古神清》山水册中题：“支离老手非熟极而生不可。”特别在一幅雪景山水上题：“腕中墨水尽，纸上雪花飞。”颇能道出担当绘画的三昧。

清代四画僧之一的石涛，对担当的山水钦佩不已，石涛对担当的评价极高。

康熙壬午（1702年）6月，石涛过刘小年家，在刘小年墙壁上，挂着担当的山水，石涛赞赏道：

“此又非米南宫、高尚书（克恭）之流也，识者但观峰顶上下有独得之意。”其评价之高，可想而知。

在担当的山水册页中，经常有其画论题跋：

有帧画山峦、溪壑间置茅舍二三，有高人独坐其中，崖边小桥，杂树参差，疏密有致。左上题：“画中笔意与书法原无二理，知此方可授以二王墨妙。”署“担当”。

有画一秃头禅者，面目高古，独参静悟，背景只以浅山、溪亭、杂树一二，淡淡写出。左上题：“若有一笔是画也非画，若无一笔是画亦非画。”所题禅语，耐人寻味。

有帧画溪水、流泉、杂树、房舍、茅亭远近错落其间，小舟

若无人迹。用笔随意点染，左上题：“余画此册几费两月精神，最后及此，非出尘近古不肯运笔，俟识者珍之。”署担当。

担当在诗、书、画三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有人谓担当书法或在其画之上，是有一定道理的。担当书画自视甚高，他在一幅画上题有：“非怀素自序草不能比其万一也。”观担当《怀远》诗书条，用笔流畅、圆劲沉着，一气呵成，心手双畅，真可和怀素的《自序帖》比一高低，他所言不谬，其高风亮节确使后人钦佩不已！

弘 仁

弘仁（1610—1663）号渐江，俗姓江名舫，字鸥盟，又号无智、梅花古衲，明代安徽歙县人。弘仁在画坛的地位很高，他与石溪、八大、石涛被后人称为“清代四大画僧”。弘仁以黄山为师，和石涛、梅清是“黄山画派”的代表人物。黄山有云海的奇景故亦称黄海，海阳是指黄海之阳，即指休宁、歙县一带。在画史中弘仁和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并称为“新安四大家”或“海阳四大家”，其中又以弘仁为领袖。

《黄山画苑论略》记载：弘仁“事孀母孝，师汪无涯受五经，乙酉自负卷轴偕其师入闽，游武夷，后依古航禅师为僧”。崇祯10年来，歙县连年兵乱灾荒。有一天，他从三十里之外负米回家，路远恐误母食，他很怨恨，曾欲投练江自杀。后来母亲死了，便不娶妻，就孑然一身。

弘仁是一位有坚贞气节的爱国者。公元1644年，明崇祯17年甲申，清兵占领了北平。1645年明唐王聿键即帝位于福州。清兵进逼徽州，弘仁奋起反抗，失败后，又投奔入闽，继续从事

抗清复明的斗争。唐王失败后，复明已无希望，他到武夷山就皈依古航禅师削发为僧（《徽州府志》）。

数年后，渐江返回故里，住歙县西郊披云峰下的太平兴国寺等地，其中以住五明寺的澄观轩为最久。歙县离黄山、白岳很近。他就往来其间。他的画上钤有一印“家在黄山白岳之间”。他在黄山居住很久，这时候结交了不少常到徽、歙、黄山的知名人士，他们都成了他的诗友、画友、禅友。

1656 年（顺治 13 年）8 月，他和画家汪家珍（叔向）同游黄山。《黄山画苑论略》谓：“汪家珍字叔向，号璧人，画山水与汪之瑞、孙无逸齐名。其题画句有：‘远于陂水淡千秋，阡陌初穷见渡头。那有丹青能画得，画成应遣一生愁’之句。”

1657 年夏，弘仁曾到南京，在香水庵消暑，画有山水画册八帧。

1658 年，渐江云游杭州、芜湖、宣城等地。同年在宣城天延阁和梅清会晤。梅清字远公，号瞿山，宣城人，以诗名江左为黄山画派中巨子之一。渐江曾作《天延阁》七律一首赠予梅清，诗云：

曾访神仙五粒松，
涧泉流响白云封。
林间梦鸟交青蔓，
水畔菖蒲开紫茸。
煮石有方留秘诀，
采芝何处觅行踪？
与君又是经年别，
晚戏沧洲得再逢。

天延阁藏有渐江的《采芝图》，由朱竹垞题诗，正是此时渐江绘赠给梅清的。又有一次渐江和他的侄子江注（允凝）游黄山，江注从小就跟渐江学画，由于家距黄山、浮邱、容成仅 120

里，所以经常畅游黄山，上慈光寺，抵文殊院，左揽天都，右挹莲花，遂宿于文殊院。秋夜月明，山山可数，于是弘仁坐文殊台上吹笛，江注和歌，发音嘹亮，三更寒甚，屢添棉衣，不能忍，才回文殊院住宿。江注同学濮阳说：“一年一度黄山行，三十六峰藜仗轻。”有年夏天，梅清邀请江注等人，齐集“爽轩”并出示家藏名画供来宾欣赏，并同赴敬亭山参加了《翠云庵山门落成盛会》。

渐江曾与戴本孝交友，本孝，字务旃，号鹰阿，安徽和县人。他题自画诗云：

林光山气最清幽，添个茅亭更觉投。

读罢蒙庄齐物论，端居一室得天游。

“此昔予赠渐江句也。余家居常数为之图，多在六法之外。”（见《艺观》第1期）。

1661年，渐江好友吴羲（新安人）号伯炎，家中收藏古代名画甚丰，渐江常去展玩，欣赏，当这年吴伯炎乘船赴扬州时，渐江作《晓江风便图》送他。船由浦口练江入新安江口，新安江至钱塘，在杭州进入大运河，即可达扬州。此图写浦口实景，图中远处两舟齐驶，近处一舟亦扬帆，乘风而去，点出“晓江风便”题意。该图卷有吴羲、程守、许楚、石涛四家长跋。石涛跋曰：“笔墨高秀，自云林之后罕传，渐公得之一变，后诸公实学云林，而实是渐公一脉。”

1662年（清康熙元年），弘仁沿长江西上，饱游了庐山的胜景，并向诸名宿参证佛学。回来的时期，又和丰溪吴伯炎、江注等泛舟西子、荫于古凉的下面，饮酒赋诗，并画有《石淙图卷》

（见郑锡珍《弘仁与髡残》）

1663 年秋，弘仁以手临黄公望画借给他的弟子郑旼（字慕倩），歙县贞白里人，慕倩尽五日夜之力缩摹为小卷。郑旼十分注重民族气节，对抗清而死的英雄十分崇敬。郑旼的“旼”字原作“旻”，国变后，移日于左，寓无君之痛也。他的日记中常有“故国之思”。郑旼画学曾受渐江亲授，也是新安画派的重要人物。

1663 年 12 月，弘仁拟到界口省祖墓，并往芜湖拜望汤燕生。然后入黄山，但忽然染病，于农历 12 月 22 日卒于五明禅院，年 54 岁。友人汤燕生会集他的学生们，把它葬在披云峰下。

《黄山画苑论略》谓：汤燕生，字玄翼，号岩夫，宁国太平人。寓居芜湖，教授方沂梦家，工诗，精篆籀，著《商歌集》，有哭渐江师诗三首。渐江师圆寂，岩夫奔走三百里，为纪其丧，有白描大士象，为其亡母忌日祝冥福者，上书小篆《多心经》。在汤燕生哭弘仁诗中，记下他最后的一件小事：汤诗小序称“师告逝前一日，尚手作二画，以贻贫者”。诗句又说“先期一日弄寒烟，乞与贫者度腊钱”。于此可见弘仁个人的品格和操守以及关怀贫苦人的立身处世的态度。

渐江家乡的书画朋友，还有许楚，字芳城，号青岩，工诗画，著有《青岩集》，曾写《黄山渐江师小传》及《画偈序》。还有程邃，字穆清，工书画，他曾一度劝弘仁还俗，而弘仁没有同意。还有程守，字非二，号蚀庵，曾写《故大师渐公碑》。与弘仁合作山水的有其弟子祝昌，字山嘲、山史、山公，安徽龙眼人，他是一位弃世绝俗的高逸人士，开始作画完全学渐江。其弟子方式玉（歙县人，字玉如，工诗善画）、汪然（江加珍从弟，字于然，与方玉如善）、张安苞（云间人，字子固，尝为方玉如

合作画卷）、吴星（锺山人，为玉如画长卷，水痕云影，甚似大痴）、何颢（云间人，字伯求，与方玉如画云林山水卷）、王尊素（歙县人，字玄度，尝与方合作《清画录》），饶璟、汪滋穗等人。他们大半是皖人，且多半是布衣寂寞之士。在方外之中，有僧道悟，字雪庄，画黄山奇峰奇卉。还有半山，宁国人，俗姓徐，善山水，宣池之间，奉为楷模（见《黄山画苑论略》。）

弘仁的诗。

弘仁一生勤奋，擅长诗、书、画，有三绝之誉。弘仁卒后，友人们辑诗 75 首，加以印行，名之曰《画偈》。郑昉曾手录弘仁绝句诗 33 首，黄宾虹先生名之为《偈外诗》，刻入其所著的《浙江大师事迹佚闻》后面。他的诗颇多新意，有的表达了对故国念念不忘的感情。如：

“偶将笔墨落人间，绮丽亭台乱后删。

花草吴宫皆不问，独余残汁写锺山。”（《偈外诗》）锺山意指南京，明王弘光被清兵所杀，暗暗思念亡国之痛。有的诗表达了他爱好自然，陶然诗书画的生活，如：

“我有闲居似辋川，残书几卷了余年。

王维当日诗中意，尽在前山竹树边。”（《同上》）有的诗表达了僧侣的清苦生涯，如：

“病中旅沉峭于冰，倦起还开一幅藤。

瀑布楼边时自煮，三更分得佛前灯。”（《画偈》）有的诗是写黄山的真景。如：

“坐破苔衣第几重，梦中二十六芙蓉。

倾来墨汁堪持赠，恍惚难名是某峰。”（《画偈》）

弘仁的山水画：

弘仁作画，既向古人学习，又向当代人学习，更重要的是向

黄山学习。可以说师造化，博采众长，自成一家面目，为新安画派的首领。

弘仁画向古人学习，影响最深的是元季四大家。尤其是其中的倪云林。弘仁因和溪南的吴伯炎友好，吴氏家藏倪瓒的《幽涧寒松图》、《东冈草堂图》、《汀树遥岑图》、《吴淞山色图》等都给他以学习的机会，因此对倪瓒表示最高的敬仰。同时他自己也藏有倪画，把它作老师。“疏树寒山淡远咨，明知自不合时宜。迂翁笔墨予家宝，岁岁焚香供作师。”他对倪云林画体会极深，对倪氏的创作方法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传说云林子，恐不尽疏淡。于此悟文心，简繁求一善。”世俗以为倪画多半是疏淡一路，很容易模仿，他以为不然，画意和文心一样，或繁或简，实无所谓难易，只求反映的真实，完美妥善而已。

弘仁又向当代人孙无修和萧云从等人学习。周亮工《赖古堂集》说：“黄山渐江上人绘事为世所重，然闻上人一水一石，皆脱胎于公（孙公无修）”云。案周亮工，孙无修和弘仁是同时人，孙无修久住南京，熟于画坛掌故。他指出弘仁学孙无修应是确实的。曹寅题弘仁画的《十竹斋图》云：“渐师学画于尺木，而品致回出其上。”尺木就是萧云从，字尺木，号无闷道人，晚又号钟山老人，入清不仕，工画山水人物，他曾画《太平山水图》及《离骚图》，皆刻板行世。尝于采石太白楼画四壁，画泰山、华岳、峨嵋、匡庐，一时题者甚众。他是老画师，但看了弘仁的《黄山图》也十分佩服。弘仁的画受萧云从影响很深。

弘仁的画向黄山学习。他在《画偈》中诗道：“敢言天地是吾师，万壑千崖独仗藜。梦想富春居士好，并无一段入藩篱。”就是说他的画以天地为师，并富有独创精神。《黄山天都峰》可说是渐江绘画的代表作，天都峰之险为黄山之冠。渐江用方折

直线条，勾出无数大大小小的几何体，组成了天都峰奇绝险峻之势，它正是天都峰的真景。这一画法是他在写生中得来，是他的独创，近处几株古松和山石中一些小松为画面增加了生趣。弘仁用笔稳定，谨严精细持重沉着，一丝不苟。弘仁画面朴素、简洁，几乎没有皴擦和墨的变化，具有强烈的装饰趣味。他的笔触是瘦削、纯静、精细、幽深、峻远的，层峦耸秀，淡远萧疏，颇有余韵。渐江的山水给人最突出的感受乃是“冷”“静”和“远”，在去除一切拖泥带水，纯化到加折线般的线条中，透露出一股寒光冷韵，凛凛逼人。肺腑心胸为之一涤的气氛。有人以为渐江作品中的远、静、冷出于他的画笔而源于他的精神。他远离官场和尘俗世人，乃是他“远”的根源；他不降清求仕，不赶取功名利禄，静静地隐于禅，这是他“静”的根源；生活在异族统治的环境中，恢复既无希望，他的心冷了，这是他“冷”的根源。

渐江的画代表了真正的山林之士和遗民画的最高水平，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几乎没有第二人能和他并比。周亮工《读画录》：收藏家以无渐江画为“恨事”，江南人家则以有无渐江画定雅俗。他曾写《黄山真景册》50幅，画黄山名胜50处，幅幅不同，可说都是从写生中得来。它概括提炼了真景的精神本质，富有生活气息和创造精神，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开创了一个新安画派，渐江被推为它的开山祖。王士禛说：

“新安画家，宗尚倪、黄，以僧渐江开其先路。”

程邃说：“吾乡画家正脉，以文心开辟，渐江称独步。”

石涛说：“笔墨高秀，自云林之后罕传，渐公得之一变。”

查士标说：“渐公画入武夷而一变，归黄山而益奇。”

以上诸公都对他从师造化、师古人、师心灵的艺术实践中确

立了新安画派的艺术风格，给以高度的评价。

髡残石溪

髡残（1612—1673）是湖南武陵（常德县）人，俗姓刘，号石溪，字介丘，又号白秃、残道人。他是清代“四大画僧”之一。他的生年，周亮工《赖古堂集·与张瑶星书》里曾说：“石公后我一日生”，周氏生于明万历40年（公元1612年）4月初7，钱澄之《髡残石溪小传》说“师与予同年生”，钱氏生于1612年，可知髡残生于万历40年（1612）4月8日。

“髡”音坤，即剃发，是古代剃去头发的刑罚，但他取名髡残，这和为僧削发有关。

程正揆《石溪小传》说他“20岁削发为僧”。钱澄之《髡残石溪小传》说：“师年27岁，自剃其头。”两人说法不同。在钱的《小传》中，还记载着髡残削发为僧的小故事：

其母梦见一僧入室即生师，稍长，石溪自知前生是僧，即一切行动参学佛道，喜读佛书。村中有个尤人俨，号半庵，又号三三居士，读书礼儒以外又酷爱佛教，是一个造诣很高的佛教徒。在佛学上对髡残进行指点，提供佛教典籍，对髡残很是赏识。有一天，佛门要招收僧徒，石溪即痛哭请诸父母求出家，父母不许。并有人为石溪谋求婚事，石溪大骂不休。崇祯戊寅，石溪27岁，自念居家难以脱离，一夕大哭不已，遂引刀自剃其头，血流被面，长跪父床前，谢不孝罪，父知其志坚，且业已剃，遂听从之。

钱澄之，原名钱秉镫，字饮光，粤归后更名澄之，安徽桐城人。后赴闽参加抗清。桂林陷落。见大势所去无力挽回，便削发

为僧，法名西顽。他与髡残意气相投，在两人相互交往的所见所闻中，钱澄之写成《石溪小传》，内容丰富，记载详细，该书具有很高史料价值。崇祯 11 年（1638 年），石溪正是 27 岁，这年出家是相当可靠的（见《朵云》茅新龙《髡残生平略考》）。

公元 1644 年，清兵入关，国内大乱，烽烟遍地。石溪即避兵桃源深处，深入荒山野岭，凡三月。《石溪小传》说：“甲申避兵桃源深处，历数山川奇僻，树木古怪，……受诸苦恼凡三月。”

顺治 11 年（1654），石溪从湖南来到南京，驻锡于长干城南大报恩寺修藏社，校刻大藏经。

他在此寺受到觉浪、继起等高僧的器重，并和顾炎武、钱澄之、张瑶星、钱谦益等名人接触，在文艺界还和周亮工、程正揆等人交往。

这时候的钱谦益为了摆脱政治投机给他带来的苦恼，他也信奉佛教，诵经念佛以求超脱，经常来往于南京的大刹之间，在大报恩寺，钱谦益与石溪相识，并相与交往。在《牧斋有学集》中有多处记载：

“乙未（1655）小至日宿白塔寺，与介丘师兄夜话；同年年底和髡残一起守岁。”

《牧斋有学集》卷 6，在《乙未除夕寄内诗》有“长干禅榻伴僧眠”句，说明清顺治 12 年乙未的除夕，和 13 年元日元夜都是在长干大报恩寺度过的。

《牧翁先生年谱》：“清顺治 14 年丁酉（1657）往金陵……长至日，礼佛大报恩寺，偕介丘诸道人燃灯绕塔……”。

顺治 13 年（1656）顾炎武到南京第五次拜谒明孝陵。谒陵后，邀熊开元、髡残等泛舟城西，饮酒赋诗。《亭林诗集》记载：

“上坐老沙门，旧曰名省郎，曾折帝廷槛，几死丹陛旁，南

走侍密勿，一身再奔亡。复有一少者，沉毅尤非常，不肯道姓名，世莫知行藏。”（见《王徵君潢具舟城西同楚二沙门小坐栅洪桥下》）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学术大师，曾参加抗清复明的斗争。熊开元，号鱼山，湖广嘉鱼人。明天启乙丑进士，秉性刚直，崇祯间以言事惨遭庭杖，几乎死于狱中。顾诗有“曾折帝廷槛”之句，把他比为汉代的朱云，以朱云“攀折殿槛”忠谏的精神比拟他。唐王时连擢至随征东阁大学士，后汀州破，他便流浪到湖南，在南岳祝融峰下削发为僧，后到苏州灵岩寺。诗中“复有一少者”即髡残，对髡残那种沉毅寡语、非同凡俗的气格也颇赞誉，形诸诗篇。他们几人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蒿目时艰，忧心家国，以示其抗清复明的素志。

熊开元与石溪还有一个小故事：熊开元为僧后，一天和朋友游钟山，独楚僧石溪不肯去，及熊开元回来，石溪问道：“你们今天到孝陵，怎样行礼？”熊氏吃了一惊，随口答道：“吾何须行礼？佛之道君父拜之，于君父不拜。”于是石溪大怒，叱骂不已。第二天，熊开元向石溪谢过，石溪说道：“你不必向我认错，还应向孝陵磕几个头忏悔一下吧！”（见《蕙榜杂记》）

这个故事说明石溪怀念故国，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同时也映现了他耿直真率的性格。

顺治 14 年（1657），程正揆回到南京，便和石溪交往。程，字端伯，号青溪道人，崇祯 4 年进士，后授升为尚宝司卿等职，明亡以后出仕清朝，后被弹劾罢官。程正揆为董其昌的弟子，在当时颇有名望。在南京程到牛首去探访石溪，“共榻连宵，畅言不倦”。有时候，石溪到城里来看病，就住在程家，他们在一起谈禅论佛，或讨论庄子、老子。程正揆有《与石溪和尚论庄》的

信，有时候，还一起讨论画法画理、赏鉴古代书画，还一起合作山水。（见《十百斋书画录》乙集《双溪怡照图》程正揆、石溪跋）

程正揆《自题二溪（青溪、石溪）合作卷》有绝句 12 首，其中有“捷书露布天颜喜，犹有流民可绘图”之句，他们对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进行了讽谏，虽然战争取得了胜利，“天颜”是“喜”了，可是老百姓却遭了殃，可以绘成一幅《流民图》。

顺治 15 年（1658）石溪到皋亭去谒见觉浪盛禅师，觉浪讳道盛，号浪杖人，福建蒲城人。觉浪嫡传于傅山、寿昌，属于曹宗洞的寿昌系。晚年主持南京大报恩寺，天界寺和栖霞寺。

石溪皈依于觉浪盛禅师门下以后，奉觉浪之命，离开大报恩寺，主持祖堂幽栖。1659 年，觉浪圆寂于天界寺，按照佛门规矩，觉浪遗命将其法偈及竹如意授于石溪。这就是把整个宗系托付给他，以嗣曹宗洞上法座。石溪没有接受将法嗣归青原继承。石溪为什么不接受法嗣的继承？原来清初佛教界内出现了以遗民为代表的集团势力同得到清朝统治阶级支持的僧侣、新贵之间的斗争。明亡以后，清廷不但大兴“文字狱”，迫害有民族意识的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而且对佛门弟子也不轻易放过。顺治 9 年清政府利用佛门的名利之徒，召浙江僧玉林通琇、木陈道忞等入京说法，木陈道忞等便仗着皇家的支持，不遗余力地在佛门内打击和排挤与新朝不谐的正派人士。木陈道忞妒嫉继起在佛教界内的威望，借此事衅起严云弥布之争。熊开元为继起弟子，以刚直闻天下，前天童派之争时，曾任调解人。熊开元调解时措词激烈触怒木陈道忞，木陈恼羞成怒，当机一掌，打得熊鱼山（开元）昏天黑地，一坐纷纭，不欢而散。黄梨洲有诗赠熊鱼山：“脱得朝中朋党辈，法门依旧有戈矛。”一针见血地指出佛门中有成见

的门户势力之斗争。石溪属继起、熊开元一边，他舍弃洞上法嗣的继承权是相当明智的。大约 1659 年石溪辞去祖堂幽栖主持之职，同年到吴越间作行脚僧，寻师访友，并游黄山，领略大自然博大的境界，开拓自己的胸襟，为创作杰作创造了条件。

石溪于 1660 年 5 月入黄山，8 月回南京。黄宾虹《籀庐画谈》，画禅中有两髭残中说：“释石溪自言庚子秋 8 月，曾来看黄山。”他从黄山回来后，住在南京长干幽栖寺，并在该寺附近比较幽僻的地方结茆独自幽居，过静心修禅的生活。

晚年还和张怡（瑶星）及周亮工（栎园）等著名书画评论家鉴赏家交往。根据茅新龙《髭残生平略考》，有人说石溪卒于康熙 31 年（1692）的说法是靠不住的。茅氏认为石溪卒于康熙 12 年（1673）左右。邓显鹤《石溪轶事》说：“死后焚骨投于燕子矶下。……师歿后十余年，有瞽目僧亲至燕子矶升绝壁，刻石溪禅师沉骨处数大字于上。”现在燕子矶也并无这几个大字，传说是不能当真的。

石溪诗文书画皆工，绘画成就尤为突出，石溪与石涛齐名，并称“二石”，又与弘仁、八大、石涛四人并称“清初四大画僧”，与程正揆（青溪）并称“二溪”。

石溪的画是以自然造化为师，从登山寻胜中得来。他说：“残衲……朝夕焚诵，稍余一刻，必登山选胜，一有所得，随笔作山水画。”

在历代画家中，他特别推崇巨然，又喜元人黄子久、王蒙等人的作品。程正揆诗道：

石公慧业勿超乘，三百年来无此灯。
入室山樵老黄鹤，同龕只许巨然僧。

石溪作画反对临摹，曾说“若单单摹拟效颦，禅家呵为仆儿婢子边事耳”。他认为摹拟效颦是婢仆所做的玩意儿，是不足为训的。

石涛曾称：石溪、青溪、梅壑、渐江、八大等人为一代之解人，即指通达文理的人。

大画家龚贤说：“今日画家以江南为盛，江南十四郡以首都（南京）为盛，……然逸品则首推二溪；曰石溪、曰青溪。石溪，残道人也，青溪，程侍郎也，皆寓公。残道人粗服乱头，如王孟津（铎）书法；程侍郎冰肌玉骨，如董华亭书法。百年来，书法则王、董二公应不让；若论画艺，则今日两溪又奚肯多让乎哉。”这个评价对石溪是推崇备至的。

张瑶星云：“举天下言诗，几人发自性灵，举天下言画，几人师诸天地，举天下言禅，更几人抛却故纸摸着自家鼻也。……偶然游戏濡吮，辄擅第一。”（见周亮工《读画录》卷2）。

周亮工说：“人品笔墨俱高一人头地，所与交往遗逸数辈而已，绘事高明，然轻不为人作。虽奉以兼金，求其一笔不可得也。”

石溪的山水画，在继承传统中，直逼古人，但却不为法缚，面向造化，自出机杼，造妙入神，因而被人们列入逸品和神品之中，是一般画家所不能达到的。

石溪代表作《苍山结茅图》，藏上海博物馆，笔墨沉着浑厚，构图茂密严谨，又善于以中锋勾勒云气和流水，使画面凝重与流动相辅相成，虽层峦叠嶂，但整体感很强。画家秦祖永说：“石溪沉着痛快，以谨严胜。”（《桐阴论画》）

又如《山高水长图》，画天都峰，云飞松舞，雄奇峻险，风

雨变幻。情理俱无的那种意境，却是黄山天都峰的神与魂。画家所画正是黄山天都峰在心理上给他的感受与印象，是石溪的“胸中丘壑”。石溪把黄山天都峰的雄奇与变幻，生机与气势表现出来了。石溪笔墨繁密，以线条和苔点错落交织，故龚贤说“残道人粗头乱服”之感。这种笔墨最能再现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石溪真不愧为一代之解人也。

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1626—1705），姓朱名耒，为明太祖第十六子宁王朱权的后裔。族人朱谋㙔《画史会要》记载：朱统𣶒，是八大山人最早的姓名。当明朝灭亡，他废弃了自己的姓，取号雪个，最后自号八大山人。他把“八大山人”四字紧密地联缀起来，看来就像草写的“哭之”或像“笑之”，有哭笑不得之意，来寄他国亡家破之痛。他把书画作为当歌当泣，抒发胸中磊落抑郁之气，以豪迈沉郁的气格，简朴雄浑的笔墨，开拓了写意画的新风貌，是中国画坛上革新的巨擘，也是中国画坛上的写意大师。

八大从小受到家庭艺术的教养。陈鼎在《八大山人传》中说：“山人八岁能诗，善书法，工篆刻，尤精绘事。”还说：“尝写菡萏（荷花的花苞）一枝，半开池中，败叶离披，横斜水面，生意勃然，张堂中，如清风徐来，香气满室。”

八大 11 岁能画青绿山水，17 岁为诸生。

崇祯 17 年（公元 1644 年），他 19 岁，崇祯朱由检吊死煤山，从此明朝亡了。为了记住亡国之悲痛，他组成一个奇怪的签押，仿佛像一个“龟”字，这签押便是崇祯吊死的日子——“三月十九”四字。于是装哑扮傻。

有一天，他突然在自己的门上，大书一个“哑”字，从此对人谈话，不是做手势，就是作笔谈，绝不再开口了。如果话对头，则点点头，否则摇摇头。对宾客寒暄以手招呼，听人讲古今事，心合处则哑然而笑，如此装哑了好几年。

清顺治 5 年（1648 年），八大 23 岁，他弃家至奉新山中削发为僧，僧名刃巷、传紫，自号“雪个”。

顺治 10 年（1653 年），八大 28 岁，又正式在耕庵老人那里“正法”。31 岁，随其师去奉新芦田建立“耕香院”，不数年称宗师。

顺治 17 年，八大 35 岁。数年，妻子亡故，有人劝他道：“为了传宗接代，是应该再结婚的。八大接受了这个意见，乃蓄发谋妻，计划再结婚。（见陈鼎《八大山人传》）。大概这时候，山人既蓄发又往往愤世装佯颠，既由僧还俗，后又转道。

顺治 18 年（1661），八大 36 岁，与其弟迎母回南昌，蓄发为道士，在南昌城外筑青云谱道院，自称朱道朗，做了青云谱主持。（见山人自撰《青云谱志略·跋》：“……八大山人者，伤世变国亡，托迹佛子，放浪于形骸之外，佯狂于笔墨之间，后委黄冠，自叫良月道人，又号破云樵者。”（周体观《青云谱道院落成记》）

但在清统治下，他的日子并不好过。这时，道院由其他同道经营，他则常到做和尚的老地方去，把自己说成为“丧家之狗”。49 岁时，其友黄安平为他画肖像，八大为题《个山小像》和自题诗，表白了身世境遇。他自题道：

“生在曹洞临济，有穿过临济曹洞，有洞曹临济两俱。非羸羸然若丧家之狗，还识得此人么，罗洪道应。”

中国禅宗有曹洞、临济、云门、法眼等五大宗派，在各宗派